

【藝評台 2010 專輯】

【首獎】

世博會之「看」，我看《鄭和 1433》

作者 | 林乃文

繼去年《歐蘭朵》之後，這是導演羅伯·威爾森（Robert Wilson）二度在兩廳院「旗艦級」製作下與台灣藝術家合作。合作藝術家從京劇名伶魏海敏變為台灣歌仔戲名伶唐美雲，以及擅長鼓樂結合劇場、強調「道藝合一」的知名藝團「優人神鼓」；題材也從西方人歐蘭朵變為中國人鄭和，全新編創，減少西洋為表東方為魂（或者相反）的扞格。

舞台上鄭和的角色仍一分為二：代表鄭和形象的黃誌群，以及發聲說話的唐美雲。唐美雲除代替鄭和發聲外，有時是綜觀全局的說書人，有時是串場的秀場主持人，角色活潑多變，讓我們見識到一個資深歌仔戲藝人彈性十足轉換自然的戲路。黃誌群扮演的鄭和則像一個美麗的偶人，優雅適切地嵌在導演精美構圖之中。

從各方面看，鄭和可能都不能算中國傳統價值系統的「正統」人物。劇本資料顯示：鄭和信奉中國鮮少信徒的伊斯蘭教，十歲被迫做了太監，雖曾代表皇帝風風光光出使西洋七次，但連自家族譜都不載入他——總之他是個「變格」人物。從三十少壯航海到六十耄耋，鄭和進出海疆多次，但他沒有成為東方的馬可波羅、作皇帝探索世界的耳目、為皇帝描述看不見的城；甚至在他第六次受命返國後，赫然發現他早已失寵，越十年才得以做最後一次航行，最後客死異鄉……。鄭和豐富的人生閱歷實在有太多題材可以入戲，故事從鄭和第六次返國到第七次出使之間切入，是個很有張力的起手點。不過，當我事後翻閱這本售價台幣五百、印刷精美的劇本時，發現紙上固然寫著一個故事，舞台上另有另一個故事，兩者完全可以分開解讀……。

優人肅穆鼓奏先開場，唐美雲扮演的老人緩緩從左舞臺橫越右舞台，重複著同一句子。節奏分明的斷奏，類似戲曲的板眼，一板一板說得越來越情切悲愴之際，如扭蛇般的薩克斯風，輕鬆帶俏的爵士樂，突然加入主奏——是打破慣性的衝突美學，還是破壞美感的悖亂胡來？見仁見智。此後作曲兼薩克斯風演奏家迪奇·蘭德利（Dickie Landry）的爵士樂便取代沉靜肅穆的優鼓，成為上半場的主旋律。

在鄭和長如卷軸的航海日誌中，導演特挑出非洲、越南、麻六甲幾塊精心描繪。異地風土、奇風異俗、文化衝擊，使誤讀變得理所當然，摺縫盡是藝術家想像力馳騁的空間。只見各種驚異耳目的畫面、意想不到的造型、巧妙變換的光區，不絕如縷意象紛呈。而葉錦添設計的服裝，以上半身倒三角形下半身

正三角形在腰間合扣的基本線條，恰如其分顯出東方古典又華麗詭美的風情。於是觀眾如我，腦子也像裝了走馬燈一般不聽話地自由漫想，不時飄過總以「正面律」出現的古埃及壁畫人物、百老匯音樂劇《獅子王》的大動物傀儡、爪哇的剪紙皮影戲、背著探照燈和雪橇鞋的日本忍者……種種印象無理路地拼接，彷彿一個逛行世界博覽會的觀光客，為一幕幕奇觀嘆為觀止，直待到愉快又疲憊的休息為止。

溯想 1433 年以前，倘若鄭和有機會在明成祖御前隆重報告他行旅的所見所聞，化身導演，很有可能也就像這樣，指揮著印度的巨象、非洲的奇花、越南的銅帛……在中國絲竹樂隊伴奏下，以一幅幅外觀新奇、內涵衝突的動態風景，挑動皇帝的感官吧。

鄭和死後四百多年後，第一屆世界博覽會（World Exposition/World's Fair）才在倫敦發生（1851 年），當時大英帝國正是世界首強，轟動震驚鋪天蓋地。直到二十一世紀，世博會仍像磁石般吸引大量國際遊客瞻仰，讓該城市的國際聲望為之一振，被各國大城爭取著主辦。

世博會的特色，正在於展出品搬離開了它孕生的母地、切斷和原社會的聯繫，以一種橫移的理解與外國人溝通。參觀者看到的不是全貌，不是脈絡，而是每種文明的個體特色化部分。這種世博會式的景觀，可能是鄭和唯一可提供給未親身出國的皇帝的取代性體驗；也是羅伯·威爾森導演在舞台上，提供給期待跨文化交配媾出奇葩的觀賞者的一種取代性體驗。

按照博覽會的邏輯，唐美雲的唱詞從後唐李煜的詩、中唐李白、杜甫，唱到民國的程硯秋、胡適、宋澤萊的文句，不問來自，適合就用，自也不足為奇。偏偏字幕盡責地打上各段出處和作者名，誘發明瞭典故所由的觀眾們啟動聯想，多作無謂的解讀。

在文化脈絡錯亂的前提下，出身歌仔戲世家，演過電視劇、電影，學過南管、京劇、甚至爵士樂的歌仔戲資深小生唐美雲，反而展現出台灣野台戲演員彈性十足、揮灑自如的表演風格。她可以穿卓別林式的男西裝，以歌仔戲腔唱爵士調，和迪奇·蘭德利合演綜藝秀，忽男忽女，忽中忽西，穿越古今。

下半場似乎要走進鄭和的往事回憶錄，和殉道般的心情——雖然我們不明白此劇中的鄭和為何道而殉；不過音樂氛圍越來越肅穆，畫面越來越慎重而唯美：牽著天上雲朵的漫步，光簾如雨的公主寢居，掛在枝頭的孤獨男人……等等，拿來與攝影家 Robert Parke-Harrison 的作品畫面拿來比對，有似曾相識之感。寬容一點兒說，人類的夢境或許雷同，哪一個藝術家不希望從他的夢境讀到你自己的秘密夢境、讀到人類共通的夢境？對羅伯·威爾森來說，鄭和是甚麼人，比不上觀眾從他創造的幻影中看到了甚麼還重要。

有如上半場令我感到失落的，是導演對異文化的閱讀方式，下半場令我感到空虛的，則是片片斷斷的情境美則美矣，缺乏內在邏輯。像失寵十年後鄭和

因何重上征程？失信背義於陳祖義，罵幾聲壞皇帝就算拾回良心？鄭和對帝國主義霸凌的反省，僅僅是一種姿態還是產生任何行動？三保太監以何種方式愛女人，是屬靈還屬慾的愛？所有設定都過於簡單，不堪深究，也難以與觀眾內心產生深刻對話。

據說完美是座看不見的城市，大汗聽完馬可波羅所有的描述後，瞭解到他腦海中浮現的一幅幅圖像，沒有語言可以描摹，也完全不能被召喚出來，是虛構與現實層層重疊構成的幻影——《鄭和 1433》似乎也是羅伯·威爾森閱讀鄭和後產生的一片幻影。只是這種閱讀，像是世博會式的瀏覽；傳達給我的，就像在自己家裡當起觀光客般，一股奇異的悵惘。

【評論對象】

活動 / 節目 / 作品名稱

鄭和 1433

作者 / 編導 / 導演 / 策展人

羅伯·威爾森

主辦 / 發行 / 演出 / 出版單位

國立中正文化中心

發表時間

2010/02/20-21、24-28

活動地點

國家戲劇院

【作者自述】

【決審評語】

從世博會之「看」的觀點貫穿，見解新穎、準確，行文流暢且具詩意，為一敘議得宜的評論佳作。